

又到界桥

又到界桥

崔济哲 著



又到界桥

又到界桥

崔济哲 著

图书代号 WX11N1069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又到界桥,又到界桥 / 崔济哲著. —西安:陕西
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, 2011. 11
ISBN 978 - 7 - 5613 - 5818 - 4

I. ①又… II. ①崔… III. ①随笔 - 作品集 - 中国 -
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205730 号

又到界桥,又到界桥

著 者 / 崔济哲
责任编辑 / 王丽敏
责任校对 / 王红凯
封面设计 / 蒋宏工作室
出版发行 /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
(西安市长安南路 199 号 邮编 710062)
网 址 / <http://www.snupg.com>
印 刷 / 西安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/ 720mm × 1020 mm 1/16
印 张 / 20.25
字 数 / 312 千
插 页 / 1
版 次 /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
印 次 /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/ ISBN 978 - 7 - 5613 - 5818 - 4
定 价 / 38.00 元

序一：话说崔济哲散文

韩小蕙

我和本书著者崔济哲是大学同班同学，又都供职于新闻界，也就是媒体同行。所以，从不曾给人作序的我，今天破例写一些文字，权当作本书的序言。

—

话说那已经是三十多年前了，1978年金秋9月，我们俩初识于南开大学的新生入学欢迎大会会场。宏阔的大操场上，黑压压坐满了几千新生，当我们被告知“全国有二十四所重点大学是中国数百所重点大学中的核心重点，又有六所顶尖大学是二十四所核心重点大学之重点，而我们南开大学就是这六所顶尖重点大学之一”时，几千新生不论老少，全都忘情地欢呼起来（其他五所顶尖重点大学为：北大、清华、复旦、北师大、中国科技大）。

说是“不论老少”，一点也不夸张。由于“文革”浩劫，中国的高考已被取消了十年，1978年春季是首次恢复，考生被俗称为“七七级”；我们这是第二届，被俗称为“七八级”。这两届考生的最大奇观，就是全国无论城市还是乡村，无论初高中毕业生还是非毕业生，无论有学历还是没有学历，无论城市户口还是农业户口，无论劳动人民还是剥削阶级出身，只要你想上大学，只要你能考上，就允许你跳进“龙门”。

所以，当时坐在人头攒动的大操场上的我，已经年满二十四岁，已在北京做了八年工人。济哲兄比我还大几岁，他是北京六六级老初三的，1968年到山西定襄县插队，而后1974年进了县里一家小工厂，故是以山西考生身份考上来的。不过在周遭的同学中间，我们俩的年龄还属于中等，以我们中文系七八级为例，班里最大的三十二岁，最小的十六岁；我们学校七八级最大的三十五岁，最小的十四岁；还有老子上大学、儿子上小学的“上阵学生父子兵”。我记得清清楚楚，那天，大操场上的天空格外高远壮丽，太阳格外豪情万丈，蓝天格外意气风发，白云格外壮怀激烈，学子们“为振兴中华而读书”，一个个都嗷嗷的。

济哲兄和我都不是爱张扬的人，所以，我们把沸腾的热血化作苦读的能源，

可以说都是恨不能一天二十四小时都不放下书本的好学生。和我不同的是,虽然同是在京城长大的北京学生,他在晋西北贫瘠的农村整整当了六年农民,他对晋西北农村的苦和晋西北农民的情,都有着感同身受的体验和刻骨铭心的记忆。这也就决定了后来尽管做到了副部长级别的高官,但他依然不摆官架子,始终保持着一个“平民记者”的本色和非常正确而睿智的人生姿态。

话说人生苦短。2006年,我作为济哲兄的中国作协入会介绍人,恰好那年也被专家库抽中,参加中国作协入会资格散文组的审查会。轮到我发言时,还没开口,有人问了一句:“听说崔济哲是你同学?”(中国作协的入会资格专家审查会,我一共轮上过三次,每一次会议都是非常严肃认真的。)我马上说:“对,是南开的同班同学。可是我一点也用不着避嫌,因为我这位老同学的散文写得比我好,大气磅礴,笔底风雷,真是漂亮!不信,你们读读他的《住院》,只这一篇,就可以看出他的文学水平高度比我们的许多专业作家不差(当时我还是替他谦虚说的,其实我本想说他比不少专业作家还强呢)。”马上,又有人问了一句:“强在哪儿?”我也立马接过来,当当地说:“首先是文笔特别出色,其行文透着浓郁的古典文学意韵,书卷气息很浓,品位亦高。这首先得益于他的家传,人家出身于书香门第,他老父是20世纪40年代的北大高才生,从小就训导他读古书背古文,练出了一身过硬的童子功,所以他在我们班的时候就是高才生中的高才生,我们都不如他……”

众审查专家遂埋头读《住院》,读毕,皆点头,皆赞赏。后来听说,“英雄所见略同”,中国作协书记处开会终审时也是一次通过,于是济哲兄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我敢拍胸脯说:崔济哲这个会员绝不是以高官身份混入作协的,而是凭借着扎实的文学功底、勤奋的创作和卓越的作品,实至名归地获得的。他这个会员,是属于能给中国作协加分而不是相反的有生力量。

读者朋友,今天我依然坚持这么说,不信,你们就读读他的《住院》!

二

过了两年,我又读到济哲兄发表在《中国作家》杂志上的万多字长篇散文《朝阳门外旧事多》。听说是著名报告文学作家赵瑜介绍去的,一拿去就被看中了,并被安排在重点位置发表了。赵瑜和济哲二兄同是山西一省的,山西出作家,他们早好些年前就是文坛朋友。听说和我当年说的意思几乎一模一样,赵瑜说的是:“老崔的文章真写得好,不是我假装谦虚,我是真写不出来。”

如果说《住院》是崔济哲闪亮登上文坛之作,那么这篇《朝阳门外旧事多》可算是奠定他优秀散文家地位的力作。我再次不避嫌,将是文收入我主编的《2008中国散文精选》一书,并在当年的《散文述评》中这样写道:

另一位文坛之外的人士崔济哲也算奇人,近两年他好像突然被散文女神点醒,频频出手,频频佳作,频频令文坛界内人士汗颜。他的《朝阳门外旧事多》,似从半空飞来的一道彩虹,给地面上那些庸常的事物——小时候从家门里走出去上学,四合院里喝“高沫”的侃爷,城外树林子里上万的鸣蝉,树梢上时常飞来的长腿长颈红嘴长一身雪白羽毛的大鸟名字叫鹤,还有苇子坑里的水丰鱼肥……通通披上了动人的光和影,从而让你觉得身边的日子竟然是这么厚,仿佛连胡同里任何一块斑驳的灰砖都能讲述三百年五百年的故事。如果说文学果真在文坛之外的话,那么散文也在散文界之外。崔的写法也不怎么符合散文常规,有些段落过于铺陈,有的章节游离于中心之外,有的地方还犯了写作常识的忌,可人家的文章就是好看,还有味儿,耐读,壮士出征,笔底风霜……

这之后,让我连连惊奇且连连惊喜的是,济哲兄的散文佳作像流星雨大爆发似的,一篇接着一篇迸发在全国的许多刊物上。后来,他竟然“占领”了《美文》,连续发表文章,还有好几次头条(刚刚收到的2011年第1期又是他的一个头条)。诸君知道,《美文》乃当今中国很好的散文刊物。“好”靠的是什么?当然是文章质量。谁的作品不硬,贾平凹主编能看上?穆涛执行主编能通过?穆涛曾说,他选稿的唯一标准是文章本身。“唯文是选”的穆涛曾评价济哲兄的文章“水平高,有厚度,叫人服气”。我知道:聪明绝顶的穆涛什么事都可以开玩笑,只在稿件质量面前眼光比天还高,像死守阵地的将士一样毫不让步。

于是,短短几年里,我相继收到济哲兄新出版的四部散文集,为《走进黑色世界》《旧曲新歌》《清唱》和《风从天上来》。当这部新书稿递到我手上时,我当然又吃了一个小惊,不由得赞他怎么写得这么快。他妻子刘军大姐在一边笑说:“我们老崔的优点是特勤奋。”

信然!我知道济哲兄的那一股劲头:当年他在新华社山西分社当记者时,曾去临汾地区滩上村调查村民漫天要价,阻碍国家重点工程南同蒲铁路复线施工的严重事件。村民故意整他,大冬天让他睡一孔多年不住人、八面漏风的破窑

洞,炕上连褥子都没有,只有藏着“千军万马”(跳蚤、臭虫等等)的一炕稻草。于是,他被咬得千疮百孔,浑身脓肿,连觉都睡不成。又故意不给他喝开水,只给半生不熟的南瓜当饭,致使他闹了肚子。半夜,还指派两个醉汉爬上窑洞在上面跺脚,把本来就破得要塌的烂窑洞跺得“哗哗”往下掉土渣……人家的意思明摆着,你甭在俺们这儿找麻烦,快给俺——滚蛋!可是济哲兄好样的,不退缩,硬是坚持了二十多天,最后终于拿到了过硬的材料,胜利回社,并发出了一篇不但解决了当地问题,还影响了全国同类问题的硬报道。

文学写作和新闻报道乃至所有事业一样,俱是需要以呕心沥血之努力去攻坚的。尝见冰雪聪明的青年作家说写作很容易,每天玩玩闹闹中就能打出几万字。品咂再三,终不知所云,亦不能苟同。像济哲兄这样从小练就了童子功,后来又锤炼成新华社大牌记者的人尚且“特勤奋”地写;而且天才作家贾平凹、天资过人的铁凝也都说过“写作艰难得很”之类的话,相比于年轻作家的“玩写作”,我反正坚信“梅花香自苦寒来”。

三

话就要说回到崔济哲的这本新散文集和他的散文写作本身了。

我首先要推荐给读者的是《穆青泪》《不敢忘记》《亡灵前的追思》和《将军无头》。这四篇是让人血脉贲张之作——七十年前,中国人民那场全民族的抗日战争,空前惨烈,空前悲壮,空前残酷,让中华后人有着说不尽的、一代代的思考。可惜从某种意义上说,我们民族中又有不少“爱忘事”的人,他们在今天的金风银雨中,只思“享受至死”“娱乐至死”,再不愿回头看看民族流血的昨天!这对我们中国今天的生存和发展,不是太危险的一件事吗?所以,请以肃穆之心读读济哲兄这些亲临当年战场后而写下的激情文字,再把你们的家人、孩子唤来,动心动容地读给他们听,耐心地告诉他们:忘记过去,就意味着将来还要重吃苦,重受罪!

接下来想推荐给你们的是《李牧真冤》。抗日战争中为什么出了那么多汉奸?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,乃我们民族存在着小人,自古就存在着,自古就害人。余秋雨先生曾经有一篇两万多字的长文《历史的暗角》,就是挖掘和分析小人的,那是他写得最为激愤的一篇文章。可是不知为什么,近年来这个话题似乎被屏蔽了,有一些人甚至愿意永远忘掉这个话题。济哲兄不随波逐流,带领我们重温赵国小人郭开陷害忠良、卖国毁家的恶行,其现实指向性当然是写作该文的

初衷。

然后,我就要向大家推荐《和你聊到天尽头》了。这一组长文,是济哲兄某年的第一次旅欧行记,行程包括了荷兰、比利时、瑞士、德国等。虽然文章长,可是很好读,不但有自然风光还有人文地理,不但有沿途所见还有相关的历史典故,不但联系着外国还联系着咱们中国,真可谓上天入地,古今中外,男女老少,都在笔下,都活灵活现。不过我最欣赏的,还是前面赞赏到的济哲兄的文笔——诗经,楚辞,汉赋,唐诗,宋词……张口就来,伸手就有,写的是西洋景,落实出来的却不失中国笔墨和韵致,屡屡显示出济哲兄大半生海量读书而获得的厚实根基。我边读边感慨,还一再地想到朱熹圣哲的一段话:“大抵观书须先熟读,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;继以精思,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,然后可以有得尔。”

耳听为虚,不容易相信,我还是引用一段,以文服人吧。请看济哲兄写想象中的科隆大教堂的钟声:

我们静静地坐在古朴的大椅上,想听一听科隆大教堂独具魅力的钟声。……钟声未响,但我们都在想象着那钟鸣的盛况。据说那钟声可以传得很远很远,可以传遍整个科隆城。在莱茵河上航行的航船都十分注意倾听科隆大教堂的钟声,尤其是那晚钟,钟声冲过暮雾,透过森林,顺着潺潺的水流鸣响着,笼罩着刚刚送完晚霞落日的人们,给人以无限的遐想,会有天主教的善男信女们闻钟祈祷,默默无语地向着西天祝愿祈福。我无缘在莱茵河上听到那迷人的钟声,但我在中国,在中国江苏苏州却听过寒山寺的钟声,也美,也迷人,也使人动心。张继老先生的《枫桥夜泊》冲然而出,让人忘情地对着莱茵河颂之:“月落乌啼霜满天,江枫渔火对愁眠。姑苏城外寒山寺,夜半钟声到客船。”

类似这样亦观景亦抒情、亦客观亦主观、亦散文亦诗词、亦西洋亦中国的段落,在行文中处处可见,足见其中国古典文学的底子有多深厚。心里有,笔下才能有,不读书破万卷,岂能下笔如有神?这就是我前面说的许多专业作家不及济哲兄的一个重要方面。

四

究竟什么是好散文?

好散文的因素有哪些?

怎样才能把散文写得更好?

这是我们投身散文创作的每个写作者,思索了不知多少遍,追寻了多少年,甚至终生“升天入地求之遍”也没有找到的“金苹果”。

从理论上讲,可以一套一套的。比如我自己就曾经总结出:“好散文有三个因素:一是生命的激情,二是哲学的光芒,三是诗意的审美。在这之上还有一个总纲:思想最重要。”条条好列,落实奇难,就这几条,谁做到了?刚刚去世的史铁生先生,乃当代中国优秀的散文家,也许可以说他做到了百分之九十。而我们其余的这么多写作者,整日里孜孜矻矻,熬坏了眼睛熬病了颈椎,而若能够达到及格,已经算是一生有幸了!

从这个意义上说,济哲兄的这第五部散文集,也还属于“万里长征的第一步”。古人冯子咸云:“为学须刚与恒,不刚则隋隳,不恒则退。”以此哲言与济哲兄共勉。而且我还相信:崔济哲还大有潜力可挖,他最好的作品,将在今后的岁月里出世!

2011年2月8日初稿,2月17日定稿

于北京协和大院葳蕤斋

秩序与从容：读崔济哲的散文

穆 涛

济哲先生散文集《风从天上来》，辑录文章三十九篇，《又到界桥，又到界桥》辑录二十七篇，这些文章我都是在成书之前读到的，其中有近十篇文章由我做责任编辑，发表在《美文》杂志上。济哲先生与我是忘年交，是长辈，他信任我，但我总是拖沓他的事，我这个人有点懒散。我与济哲先生的交往，是从做他文章的责任编辑开始的。我最早读的他的书叫《清唱》，是在北京的一个什么会上，会议内容我忘了。书是他的大学同学，也是我尊重的名编辑韩小蕙给我的，记得当时她说，“这个人的文章你要读”。我读了就放不下了，过一阵子从西安打电话给韩小蕙，说“崔济哲的文章我喜欢，请你帮我约约他的新作吧”，她说“没问题，这个人是我的大学同学”。我和济哲先生的交往就这样开始了。再特别说一句，我很喜欢《清唱》一书的封面，沉着大气，简明有致。

先说说秩序这个词。

秩，从禾，古时的意思是官吏的俸禄。以前的领导发工资不发货币，发五谷，级别越高，“担子”越重。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，“彭泽县令”的月收入低微，迎来往还又繁琐，索性“心念山泽居”。陶县长辞官还有一个重要背景，他曾祖父是东晋的大司马，祖父和父亲都官至太守，他自己也出任过江州祭酒，经见的大场面够多也够烦，因此，“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，拳拳事乡里小人邪”。秩也指级别，“官人益秩，庶人益禄”。清朝有个武职叫“散秩大臣”，从二品，但是虚职，有级别无岗位，相当于副兵团级调研员。

序，最早是教练场所。古人的基本才能被概括为“六艺”，礼乐御射书数。“设为庠、序、学、校以教之”，序是教射箭的房子。《礼记》里说，“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，养庶老于西序”。夏后氏是夏朝的代称。在夏朝，序也兼着老干部活动中心的功能。序后来才有了次第的内涵，序言、序曲、序幕、齿序、长幼有序等等。

秩和序合作在一起，是个有机体，指内在结构的条理、规律和法则的融会贯通。会场的进出有秩序，大街的交通有秩序。大雁南北迁徙的时候，以人字形高翔；羊群在草原上散乱着吃草，但从空中往下看，其中则有着与山川大地浑然一

体的天然美妙。

文章的本意,也是讲秩序的。《诗经》里有话,“厉王无道,天下荡荡,无纲纪文章”。做为文学作品的文章一词,可理喻为有文采有章法。写文章,仅文采斐然是不够的,还要讲求内在的浑然一体。起承转合那一套是外在的要求,是写作入门课上讲的东西。大作家的标志之一,就是能够破除外在的定义和程式,建立起自己的写作面貌。好文章较量的是内功,发散的是内力。杂乱无章,不是表面的东西撒放零散了,而是心里没数,是理不出头绪的一团麻。最高境界的章是自然定数,是守天条。老虎身上的花纹是章,那身漂亮衣服可不是买来的,而是天成的锦绣。

再说从容。

容是包括和涵盖。“宀”是房屋,“谷”是山谷。“草木有情皆长养,乾坤无地不包容”,是明朝李东阳的话。“海纳百川,有容乃大”,是清人林则徐的自勉。容是有自身法则和规律的,“从容”这个词,本意指的就是依规律而自然而然。用韩非子的话说,“夫物有常容,因乘以导之”。“常容”,不是人为制定的法律条文,而是天地法则。老子说得更透彻,“知常容,容乃公,公乃王,王乃天,天乃道,道乃久,没身不殆”。“公乃王”,这个王不是当皇帝,接近旺和望,是兴旺和威望,是欣欣向荣的意思。“知常容”,是有终极善果的。“没身不殆”,肉身死了,精神永驻。容是宽阔的,但也讲究分寸。宽容和包容,是容的底线,一个人做事,如果被别人宽容和包容了,是这个人的行为出了格,是不从容,再往下走就有麻烦了。

由济哲先生的散文,我联想到了李东阳的诗。李东阳的诗有神思,有生气,而且目力非常,于寻常事物中发现异采。如《江中怪石》:“突兀山城抱此州,江间怪石拥戈矛。随波草树愁生罅,骇浪蛟龙却避流。岂有喜晓能砥柱,只多冲折向行舟。凭谁一试君山手,月落江平万里秋。”再如他写当年北京城《京都十景》之一的“金台夕照”,“往事虚传郭隗官,荒台半倚夕阳中。回光寂寂千山敛,落影萧萧万树空。飞鸟乱随天上下,归人竟指路西东。黄金莫问招贤地,一代衣冠此会同。”

读崔济哲而想到李东阳,是因为崔济哲写老北京城的文章,《杀人杀在菜市口》《朝阳门外旧事多》《那片芦苇那片水》,这些文章我很喜欢,都是读了再读。做责任编辑时读,杂志印出来读,收入书后还读。李东阳是湖南人,也出生在北京,他写过一堆关于北京城的诗。这个人很了不起,水平高,做过明朝首辅。首

辅就是国家总理。他的文思有“动心魄”的一面,也有和的一面。关于李东阳,坊间有许多掌故传闻。李东阳是神童,四岁即能榜书,小手写大字,也善对。被皇帝召进宫,迈门槛时很吃力,皇帝即出上联,“神童脚短”,李东阳迈过去喘着气说,“天子门高”。皇帝出“螃蟹浑身甲冑”,对“蜘蛛满腹经纶”。一位老儒出“李东阳气暖”,他回“柳下惠风和”。

与李东阳比较着说,济哲先生的散文意气风发,且多有动心魄之处。要必须说一些不足的话,济哲先生少一些和。李东阳是首辅,他毕竟滑头一些。

写近距离的人表面上看来是容易的,比如写父母和家人,因为太熟悉了,是生活在一起的。但事实上并非如此,这种题材的写作是最难把握的,有点像摄影,距离太近的话,因为光圈和焦距的局限,会使人物出现虚幻。再者说,梳理情感因素远比调整光圈和焦距要复杂出许多倍,这需要超凡的内心控制力和秩序感。差不多在所有人眼里,自己的妈妈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妈妈,但用笔冷静写出了不起之处的并不多见,这一点,济哲先生做到了。

《千声万声呼唤你》是一篇杰作。作者用一条冷静的线,串起了母亲一生中多个具体的细节,做了一条沉甸甸的项链。冷静不是去情感,而是把情感深埋起来。最沉重的怀念文章,是自己不流泪,而让读到的人泪流不止。作者是剪辑高手,选取的都是典型的细节:“十四姐”是母亲人生的起点,在陈家大排行是十四;倒背王之涣的《凉州词》;扫盲夜校简陋教室里的女教员;愉快的口哨声;天蓝布做的棉墩子;二十九页的长信;立柜穿衣镜中恬淡的微笑;八十五岁时,母亲完全痴呆了;最后的声音是一个若有若无的“回”字。与之呼应的还有四个场景:坐三轮板车买缝纫机;对街道革委会人的怒火;在北京市革委会台阶上搀扶晕过去的老人;星夜急行太原,老屋中亮起“很大,很美,很有神,很敞亮”的眼睛。整篇文章在这些细节和场景中跌宕起伏,收放有致。我说这篇文章是一条项链,是从结构上说的,这篇文章不是依时间顺序展开的,摆在我们面前的,是母亲自然曲折,又富轮回意义的人生。一万多字的长文章,一口气能读完的实在不多。

《又到界桥,又到界桥》是写父与子的。中国有一句老话,叫“多年父子成兄弟”,这是指男人与男人之间的理解与融解。济哲先生没有从这个角度去写父亲,而是通过父与子,揭示作为背景的那个荒诞又悖谬的年代。如果说《千声万声呼唤你》的基础是感性,这篇文章则充满着理性之光。济哲先生形象叙述的背后,隐隐发出的是有力的告诫:一个人的人生最大的可悲,是生逢失去理性的

年月,比身处兵荒马乱更加可怕。

生活中,有眼光和容量的人,让人尊重。在文学创作中,这两种素质同样重要。济哲先生的写作可以用这两个词去评判。“发现意识”贯穿于他所有的文章,平静着或调侃着数生活的沧桑是他的行文基调。《火车缘》《回忆我的自留地》《滹沱河的记忆》《穆青泪》《不敢忘记》《将军无头》《拔鱼刺的顿悟》《剃头的学问》《读不懂的树》,尤其呈示着这一基本面貌。平静着或调侃着说沧桑是很不易做到的,因为仅写出经历中的风霜雨雪还不够,还要像牛羊“反刍”一样,把一些难以消化的东西,融化开并且别开生面地消解掉。散文写作,要内涵人生的重量,要往“厚”里写,仅发现生活的美是单薄的,一定要写出人生的艰难与苦涩。济哲先生不仅写出了这种厚,且又从中跳出来,从容也达观。这是我从济哲先生文章中受益最深的地方。

《何所闻而来,何所见而去》写得老辣,也跳出了他以往的写作路数。舒长袖,展残卷,他低着头,发出的是对灵魂的拷问。这个《跋》,应该做序的。

目 录

曾 经

- 千声万声呼唤你 2
又到界桥,又到界桥 11
火车缘 21
回忆我的自留地 28
滹沱河的记忆 35
品味吃醋 58
拔鱼刺的顿悟 64
剃头的学问 68
吃出滋味 75

蘸 墨

- 穆青泪 86
不敢忘记 89
亡灵前的追思 102
将军无头 110
说阎锡山骑驴 116
遥想“扞虱而谈” 122

2 | 又到界桥,又到界桥

毛驴礼赞 127

京片子:装孙子 133

李牧真冤 137

飞 鸿

夜进腾格里沙漠 142

读不懂的树 145

韶山札记 151

直隶总督署印象 157

牵挂青海湖 167

我的感受你的情 170

沿着白山走黑水 218

和你聊到天尽头 241

跋

曾经



千声万声呼唤你

我去三姐家看望母亲，一进门，看见老太太正对着立柜的穿衣镜打量着自己，看的是那么认真，那么仔细，脸上浮着一层恬淡的微笑。

母亲的头发全白了，几乎没有一根黑发。根根白发都是银光闪闪，见过母亲的人都会对母亲的一头白发留下深刻的印象。那白，是银白，白得像春天乍开的满园杏花，又像秋天怒放的一池芦花。母亲八十多岁了，脸上的老人斑越来越多了，皮肤松弛地下垂着，两眼也不像从前那样有神了，常常呆望着窗外像在回忆那逝去的年华，又常常呆坐着，别人不拉她起来不叫她，她就像一尊雕塑几乎一动不动。渐渐地，母亲的话也越来越少，常常自言自语，有时候她会很亲切地对你说几句什么，你完全不知道她老人家在说什么，细细品起来方知，母亲似乎在讲五十多年前的一件往事。而且掐头去尾，问得人莫名其妙，她还微笑地望着你，等着你回答，你答不出来她也不着急，静静地望着你笑，一会儿她会把一切都忘了。她拿起桌上的一个苹果会很认真地问：“谁从树上摘下来的？给你爸爸吃的？洗干净就不用削皮了，有维生素。”父亲已经去世三年了……

母亲后来就谁都不认识了，连和她一起生活的三姐她也叫不出名字来，也不知道她是谁。“你真不认识我三姐了吗？”母亲拉着我的手，我轻轻抚摸着她皮肤皱起青筋暴突的手问她。母亲看着我，又看看三姐，再看看全屋的人，说：“怎么会不认识呢？”字正腔圆，北京话略带些她江苏砀山老家话的尾音。我问那她叫什么？母亲似乎也很纳闷，她又反反复复地把周围的人看了一遍，只是重复着我的话“那她叫什么？”母亲的老年痴呆症已经很严重了，但让人难以理解的是老太太还认识我，只认识我。姐指着我问她我是谁，母亲爱抚地轻轻摸着我的脸，脸贴脸地看着我，说是我儿子。姐又问她那他叫什么，母亲不知道为什么突然笑起来，嘴里念念叨叨着不知在说什么，好像又是特别遥远的事情。我听见